資治通鑑卷第五

周紀五 起屠維赤奮若盡旃蒙大荒落凡十七年

赧王下

四十三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爲質于秦　秦置南陽郡　秦魏楚共伐燕　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四年趙藺相如伐齊至平邑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灋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灋削灋削則國弱國弱則

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瀍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隘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隘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封

奢爲馬服君與廉頗同位以許歷爲國尉　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爲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箕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以懲後令無妄言者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箕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遂操范雎亡匿更名姓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范雎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雎佯爲不知求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羇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

莫肯鄉秦耳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兎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爲客卿與謀兵事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拔

四十七年秦王用范雎之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

四十八年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親用事因承閒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爲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雎爲丞相封爲應侯魏王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間步而往見之須賈驚曰范

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遂爲須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久不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須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須賈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　趙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以平原君爲相

五十年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爲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彊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爲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搤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眞傾危之士哉秦王以子安國君爲太子　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

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以伐燕取中陽又伐韓取注人　齊襄王薨子建立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

五十一年秦武安君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田單

爲趙相

五十二年秦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絶之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失與國而絶萬乘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今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王從之黃歇至楚三月秋楚頃襄王薨考烈王即位以黃歇爲相封以淮北地號曰春申君

五十三年楚人納州于秦以平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絶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絶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

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絶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大守爲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而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

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齕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亡一裨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謀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者

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括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爲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齕爲裨

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扣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于齊齊王勿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不務爲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五十六年十月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齕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

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即圍邯鄲乎曰然蘇代曰
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
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
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
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
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
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
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
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
割六縣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
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
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
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
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
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構難
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不如
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
之怒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虞卿聞
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
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

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諸大夫皆以爲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敝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已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何敝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鷰雀處屋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鷰雀乎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初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爲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

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魏王郊迎以爲相子順改嬖
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
者咸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子順子順曰民之不
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
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
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謗乎文咨曰未識
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之曰麑裘而
韦投之無戾韦而麑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既成
民又誦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私
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子順相魏凡
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用是吾言之
不當也言不當於主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素
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仕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
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
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賢者所
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者
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
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
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
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

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　秦王欲爲應侯必報其仇聞魏齊在平原君所乃爲好言誘平原君至秦而執之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魏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九月五大夫王陵將兵復伐趙武安君病不任行

五十七年正月王陵攻邯鄲少利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王齕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

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

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録録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爲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名爲救趙實挾兩端又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卻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爲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柰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

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

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敕晉鄙令救趙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

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復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今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嬴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爲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

五十八年十月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齕齕數

却使者日至三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王與應侯群臣謀曰白起之遷意尚快快有餘言王乃使使者賜之劒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齕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爲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應侯由是得罪公子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與賓客留居趙使將將其軍還魏趙王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皇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欲見之兩人不肯見公子乃間步從之游平原君聞而非之公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而救趙今平原君所與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爲羞乎爲裝欲去平原君免冠謝乃止平原君欲封魯連使者三返終不肯受又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

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異人以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異人說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夫人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子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爲嗣矣異人曰然則柰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而以奇物獻於夫人因譽子異人之賢賓客徧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今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異人賢而自知中子

不得爲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承間言於太子曰子異人絶賢來往者皆稱譽之因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立以爲嗣以託妾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嗣因厚餽遺異人而請呂不韋傅之異人名爲盛於諸侯呂不韋娶邯鄲姬絶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孕期年而生子政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異人與呂不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脫亡赴秦軍遂得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

五十九年秦將軍樛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王使將軍樛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

資治通鑑卷第五

資治通鑑卷第六

朝散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秦紀一 起柔兆敦牂盡昭陽作噩凡二十八年

昭襄王

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日以不懌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使人召之蔡澤見應侯禮又倨

應侯不快因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爲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灋而身死者次也名僇辱而身全者下也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周公豈不亦忠且聖乎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善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惇厚舊故不倍功臣孰與孝公楚王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能孰與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應侯遂延以爲上客因薦於王王召見與語大悅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爲相國澤爲相數月免　楚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荀卿者趙人名況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

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腹胷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傅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兇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

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該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冑帶劍嬴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

利其田宅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隘其使民也酷烈刼之以勢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使以功賞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荀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

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謂之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上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

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傲刃者死奔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謳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燕孝王薨子喜立　周民東亡秦人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憑狐之聚　楚人遷魯于莒而取其地

五十三年穆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

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　楚遷于鉅陽

五十五年衛懷君朝於魏魏人執而殺之更立其弟是爲元君元君魏壻也

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以子楚爲太子趙人奉子楚妻子歸之韓王衰絰入弔祠　燕王喜使栗腹約歡於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反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王怒群臣皆以爲可乃發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將渠泣曰臣非自爲爲王也燕師至宋子趙廉頗爲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鄗敗卿秦樂乘於代追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王以將渠爲相而處和趙師乃解去趙平原君卒

孝文王

元年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爲莊襄王尊華陽夫人爲華陽太后夏姬爲夏太后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

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爲陳利害曰爲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遁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莊襄王

元年呂不韋爲相國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師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既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以河南洛陽十萬戶封相國不韋爲文信侯　蒙驁伐韓取成皐滎陽初置三川郡　楚滅魯遷魯頃公於下爲家人

二年日有食之　蒙驁伐趙定太原取榆次狼孟等

三十七城　楚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爲郡而封於江東楚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爲都邑宮室極盛

三年王齕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蒙驁帥師伐魏取高都汲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誡門下曰有敢爲魏使通者死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爲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爲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蒙驁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秦使之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執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辭使者以報

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東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遣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請再拜辭罪王使人行萬金於魏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爲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而不聞魏王矣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將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凡四歲而卒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以禮鄰國君弔君爲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

其子辭之　五月丙午王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文信侯號稱仲父　晉陽反

秦始皇帝上

元年蒙驁擊定之　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爲之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關中由是益富饒

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　趙以廉頗爲假相國代魏取繁陽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將兵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頗出奔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春

三年大饑　蒙驁伐韓取十二城　趙王以李牧爲

將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
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
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
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
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
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之李牧如故
王怒使佗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
田畜王復請李牧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李
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
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
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
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
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
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
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
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先是時天下冠帶之國
七而三國邊於戎狄秦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獂
之戎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
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
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

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時宣太后誘義渠王殺諸甘泉遂發兵伐義渠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拒胡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四年春蒙驁伐魏取暘有詭三月軍罷　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　七月蝗疫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魏安釐王薨子景湣王立

五年蒙驁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二十城初置東郡　初劇辛在趙與龐煖善已而仕燕燕王見趙數困於秦廉頗去而龐煖爲將欲因其敝而攻之問於劇辛對曰龐煖易與耳燕王使劇辛將而伐趙趙龐煖禦之殺劇辛取燕師二萬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觀津人朱英謂春申

君曰人皆以楚爲疆君用之而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阨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暮亡不能憂許鄢陵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　秦拔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伐魏取汲　夏太后薨　蒙驁卒

八年魏與趙鄴　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九年伐魏取垣蒲　夏四月寒民有凍死者　王雍巳酉王冠帶劒　楊端和伐魏取衍氏　初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禍及己乃詐以舍人嫪毐爲宦者進於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爲長信侯以太原爲毐國政事皆決於毐客求爲毐舍人者甚衆王左右有與毐爭言者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毒毒懼矯王御璽發兵欲攻蘄年宮爲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毐敗走獲之秋九月夷毒三族黨與皆車裂滅宗舍人罪輕者徙蜀凡四千餘家

遷太后於雍賁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斷其四支積之闕下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上謁請諫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者邪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而逃王大怒曰是人也故來犯吾趣召鑊烹之是安得積闕下哉王按劒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爲母子如初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甚衆進之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妹欲進諸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乃求爲春申君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而還春申君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求

臣之妹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曰未也春申君遂納之既而有娠李園使其妹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之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李園妹爲王后李園亦貴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楚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亦有無望之禍今君處無望之世事無望之主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其實王也王今病旦暮薨而君相幼主因而當國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何謂無望之

人曰君置臣郎中王薨李園先入臣爲君殺之此所謂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楚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死士俠刺之投其首於棘門之外於是使吏盡捕誅春申君之家太子立是爲幽王　楊子瀍言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　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不忍誅

十年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國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灋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大色樂珠玉不產於秦而王服御者衆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邑而還王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十一年趙人伐燕取貍陽兵未罷將軍王翦桓齮楊端和伐趙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陽桓齮取鄴安陽　趙悼襄王薨子幽繆王遷立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　文信侯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之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文信侯自知稍侵恐誅

十二年文信侯飲酖死竊葬其舍人臨者皆逐遷之且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　楊子瀍言曰或問呂不韋英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吉凶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　自六

月不雨至于八月　發四郡兵助魏伐楚

十三年桓齮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斬首十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爲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秦師敗績桓齮奔還趙封李牧爲武安君

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　韓王納地効璽請爲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瀍術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朝

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王聞其賢欲見之非爲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瀍誅之王以爲然下

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楊子瀍言曰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故問何反也曰說難蓋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非憂說之不合非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爲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即位丹爲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十六年韓獻南陽地九月發卒受地於韓　魏人獻地　代地震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華陽太后薨　趙大饑　衛元君薨子角立

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

之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葱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還從太原上郡歸　太后薨　王翦屯中山以臨燕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百人奔代自立爲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　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魏景湣王薨子假立　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鞠武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今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頃之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是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禍以爲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太子不聽太子聞衛人荊軻之賢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諸侯服

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刼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且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荆軻許之於是舍荆卿於上舍太子日造門下所以奉養荆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荆軻行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荆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殺太子聞之奔往伏哭然已無柰何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爲之副使入秦

資治通鑑卷第六